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玉坡奏議卷三至五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麒寶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張紹鼎

欽定四庫全書

王坡奏議卷三

明 張原 撰

清吏治疏

臣竊見成化弘治年間人尚節義士知廉恥公道昭明風俗淳美天下有服在位之人率多清修恬守之士間或一人取得不廉自踰於小節交與不檢自比於匪人則羣聚而咻之斥名而非之不欲與之並立於世彼亦

自知不為清議所與而靦顔負愧不能自安亦有不敢與衆並立之意以故賢才布列刑政修明黎元獲樂利之休天下成治安之化正徳以來一壞於劉瑾再壞於錢寧諸人浸淫至於江彬用事先朝之懿風蕩然掃盡天下之人知有權臣而不知有朝廷知有私恩而不知有公議登壟罔利常存穿窬之心凡可以得貨者無不為也拜塵乞幸甘為妾婦之態凡可以得官者無不為也其故何也非取之民不足以聚貨非聚乎貨不足以

媚竈苟媚乎竈則可以逭罪可以得官無所往而不利
矣是以天下官員自藩臬守令下至百執事皆務為繭
絲而朘剝盡民之膏血競事苛虐而誅求析利於錙銖
甚者侵漁錢穀羅織刑獄改易卷籍夤緣為奸上下交
征大小相噬不畏國法不恤人言節義氣消廉恥道喪
沿傳十六七載久矣靡然成風恬然自安顧為能吏以
致閭閻困悴倉藏空虛盜賊竊發邊圉弛廢其弊皆原
於官不得人剝民以自殖也夫朝廷設官凡以為民也

本以為民而今適以殃民至此抑將焉用彼哉去歲陛下即位之初已嘗考察在京各衙門官員凡一時貪墨自恣及奔競無禮者沙汰殆盡但在外藩臬守令百執事之人敝風未殄脱網尚多使不及時釐正而翦芟之其何望於官司得人小民安業以成維新太平之治況今正值天下諸司官員來朝在京故事舉行黜陟之期則夫激昂士氣懲遏末流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者正其時也乞勑吏部將天下諸司大小官員查歷

年考語稽之衆人公議綜核名實嚴加考察凡涉於士夫清議者即為罷黜勿事姑息勿拘常例勿以去太甚為辭勿以黜過多為嫌務使大小無倖位之人內外皆公道之著庶乎吏治清而天下可得而理也

論朝臣不宜詰辯疏

臣惟官署之間固貴有師師之風而廷宁之上不可無侃侃之論師師之風所以成渾厚之治體無之或失於訐訕固不可也侃侃之論所以昭朝廷之公道無之或

失於詭隨亦不可也此特泛言其常耳若夫科道之官實為耳目之司但當責其侃侃之論而不可容其習為師師之風以馴致於詭隨而貽上下雷同之誚也比者給事中徐景嵩御史王官共劾工部侍郎趙璜欺罔事情陛下不即詰責璜而徐賜寛諭甚足見陛下優崇大臣之心及趙璜上言辯奏陛下亦不詰責景嵩而付之有司又足見陛下愛養言官之量但明旨渙降已踰浹旬而有司因循未見具覆以致趙璜及景嵩之心事不

明而彼此之辯論不已臣以為是非之實不可不究於兩造之詞而邪正之分不可不求其一定之見況朝廷之上百僚具瞻而二臣各持已見互相詆訾如此損墮國體甚非所以示法尊下也使景嵩之劾果出於挾私則假公賊物甚乖言官之體罪烏可辭若趙璜之辯或由於誣罔則縱欲滅公亦非大臣之體陛下亦宜有以處之不宜默默姑聽其所為如此陛下倘不以臣言為謬或勅戶部覈實於文籍或勅法司讞議其情由務求

歸一之論以合至公之法然後請自宸斷以抵於罰二臣者將不能逃於日月洞燭之下而大臣不致受汚衊之名言官不致懼摭拾之懲公道昭明國體以全臣無似待罪言官實不敢阿私所好以自速奸黨之清議而二臣之辯論亦不能知其是非之真顧於目擊之頃見其有傷國體者甚多故敢瀆冒宸聰求賜處分亦區區為國意也乞垂采察幸甚

論錦衣衛朱宸等罪狀

伏見錦衣衛前所千户陳昇官冒錦衣材本厮役虚張聲勢懾伏衆人肆其壟斷之心挾以羅織之計接受詞狀搜訪陰私挐攝平人括撿富室妄自驕悍雖堂上官受其執持擅用刑威雖内臣家被其索害先嘗坐喇唬房肆志已甚又嘗坐通州季虐取尤多害衆不止數十家得利已踰一二萬道路側目儘有怨言錦衣衛革職千户魏順狡猾成性夤緣用心先年已奉詔旨革除令又謀在東司房辦事夫以冠帶總旗之名乃與千百户

並坐理事於法例既舛於名分實乖況權勢憑依胸臆是肆貪饕掊聚報復公行物論既多良可深惡錦衣衛掌印指揮同知朱宸既為一衛之統領凡事皆由其掌握却乃納賄狥私用人不審始焉或貪其餌或附其勢終焉乃受其制乃容其奸縱彼豺虎之儔貽我閭閻之患觀其所用之人如劉儒闞鳳及陳昇魏顒此類頗多罪烏可逭再照錦衣衛乃親軍之司實機密之地責既云重官宜得人今指揮同知朱宸痼疾耳聾應對不給

指揮使周傳素行不謹穢德彰聞而指揮同知駱安則又貪取略同才猷未著既皆未孚於人望曷可委任於所司況朱宸㓜減俸錢官員皆鄙其行分取官絡旗校咸怨其貪營利之計百生訪事之使肆出又其子誘校尉以羅織平人嚇大戶而欺取財物宿娼不檢生事妄為周傳鑽刺機巧實先朝奸邪之黨人彌縫術深乃新政亟誅之遺惡顧方以為得計不知悛改前非代人追債而分其財唆人告訐而利其有朋惡相濟衆怨攸歸

又以戚畹至親乃復營求管事故違事例擅啓弊端此二人者處之近侍尤非所宜如蒙乞將朱宸等特賜退黜陳昇等通行懲究再乞勑下兵部該衛掌印管事員缺另行推選歷練老成公謹廉靜人望素推之人用之再將東西司房辦事寫字人役差官逐一清查遵照近日題准事例勿得容留先年查革人員仍乞勑諭該衛凡有公幹須要秉公擇人但係平日生事害人者勿得一槩差委此後敢有先年查革人數仍復謀在東西司

房辦事寫字及平日生事害人之人營求一切差委者俱聽科道官指名劾奏治以重罪臣又訪得通州坐季原非祖宗舊制比因彼處盜賊生發權宜差人止為訪拏盜賊一事此外並不得有所干預其後生事圖利之人營求差委馴至今日遂為地方之害況天順年間已嘗因事奉旨查革而今彼處又已設有兵備守備等官則此坐季人員似亦甚為冗贅伏望皇上察納臣言俯賜停止生民幸甚

仲國法疏

蓋聞黜陟者朝廷之大典其黜也雖由於吏部之考察然必采之輿論參之事功綜名覈實可黜焉而後請命以黜之其陟也雖由於吏部之注擬然必計其年資稽其德望酌才量器可陟焉而後請命以陟之故陟者黜者祗當聽命於天待命於朝以俟其自然固不可自信太深而怨黜已之太枉亦不可自欺太過而怨陟已之太劣夫高官厚祿雄藩大郡人孰不欲兼得之一或不

遂則怨心生矣吏部豈能一一盡副其心哉使或縱彼怨望之人騁其誕妄之詞以為辨理之計臣恐彼此詆訐上下牽制争相效尤奸縱日恣甚非治平之美政況見任改除而托故不行者有律考察被黜而捃拾奏辯者有例為國謀者不可不守此而謹大防也近日嘉興府知府徐盈山東布政司參政王玹皆以考察被黜相繼具本奏辯而新陞寧波府知府楊最又嫌吏部擬陞之不當輒亦具奏辭官以臣觀之皆不可徐盈之在嘉

興雖有里胥之小才未聞卓絶之異蹟巧於掊取善於夤緣京師士夫皆能言之吏部據實黜之是也盈乃虛有猜疑公行奏辯瀆慼宸聰有吏部看了來説之旨斯旨也前此雖或有之然皆出於夤緣之手卒不免為公議所疵陛下即位以來修明政刑方始舉行黜陟之典而盈乃敢肆無忌憚如此此人心所以不能不為之疑駭也即此一事亦自可黜他亦奚暇多論盈之奏未幾王玹蹈其故轍亦復曲為辨説妄肆攀扯吏部皆不聞

援例而重懲之何也楊最之在工部才不過人行有可議倨禮以臨其僚友巧言以誤其堂尊陞之知府已為過宜彼乃不知滿足私懷恚懟上書陳情輒求致仕覩其述序援比率皆要望之詞剛愎使氣殊有怨刺之意狂躁不良悖慢殊甚先年布政司參政于湛亦以陞官怨望形之奏章比時未及舉正其罪故最今日又復襲其遺智以至如此夫天下之大人才之多何少於最何賴於湛吏部亦不聞引律而罷斥之何也例此以槩其

餘則是黜者既不免於怨陟者亦不免於怨將使吏部必如之何而後可臣覩四人者墮損國體撓紊選法事屬欺侮莫大於此此而不懲則朝廷之恩過於姑息吏部之政過於寛厚非所以風示天下也伏望陛下勑法司將盈玹等提解來京照例問發最湛等着令罷職回籍庶乎國法昭明人心底定臣又見近日論事者陛下釆其善者固嘗行之而其言之鄙猥事之瑣細見之偏駁者率皆務為含怨一切容受是固陛下招徠忠讜集

謀屈策之盛德然其間甲可乙否彼是此非各持所見每相牴牾甚者迭事排毀競求衒售劇辯雄談不肯相下紛紛籍籍殊無寧已百官之間如同聚訟朝廷之上為之多事又不特徐盈楊最一人一事為然歐陽脩所謂議論多而成功少者實切令時之病臣愚以為陛下剛德不足聽言太廣之過也夫朝廷之上君父之前禮義之地尊嚴之所四方之所表則四夷之所觀瞻豈可聽其如此況彼往日不得意之人側目伺便以幸吾人

之多事吾人方且自相牽率以墮其術中而不覺悟臣恐藩籬一撤而横潰之勢後將至於不可救藥而收拾則夫開羣枉之門來讒賊之口復將諉罪於誰也此實國家治亂之幾臣之所尤深慮者何諸臣之見獨不及此耶近日言官亦有慨言及此欲陛下明諭聖意以示趨向者久而未見施行陛下何不俯從其言下詔大廷戒飭中外建言之人存大體略細故秉公道持正論不可好訐以為直好異以為高又不可獨持偏見以阿世

毛舉細事以塞責務致百官有師師之風四海成雍雍之治顧不美歟陛下聽納之際亦宜留神省覽獨奮乾斷略加明辨訂其可否庶幾衆言折服而人心整齊綱紀振肅而天下乂寧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惟陛下察之

正國體疏

我朝稽古制設科道官謂之言官而寄以耳目之任無他職守惟欲其扶善抑惡糾枉表忠以故人才之賢否

政事之得失皆得可否其間而盡言於上祖宗慮言官不肯盡言而有風聞之諭又慮小人中傷言官而有摭拾之禁蓋許其風聞則人不拘於親見縱使不實亦無可加之罪禁其摭拾則事不究其根因縱使誣枉亦無可辨之理是豈不知新進小臣指斥人過以長告訐之風之可惡而特設此官必欲其盡言者實防壅蔽之患開忠益之門為世道計至深遠也昔汲黯在漢庭頗好直諫以嚴憚稱而淮南為之寢謀是直言有益人國能

使回邪之人禁其欲而不敢肆凛然有虎豹當關之勢自古歷代恒皆賴之居是官者既受朝廷任使類皆不得已於有言以求補塞其職守夫豈故為是呶呶者之詞以來人之罪之耶若使諭人者人必佚夫親身之睹記事必究夫傳説之根因皆將畏縮顧忌遲回宣洩而不敢為皇上盡言矣設使奸邪之誤國政事之蠹民誰復為皇上言之皇上何從而知之於國體甚不便然言官之賢否不同心之公私亦異間亦有挾私以傾人躁

言而好訐者未必盡然也吏部司人物之鑑於此必錙計而銖稱之黜罰隨以加焉是其所以論人者適足以自考也前車之鑒歷歷可數故被劾之是非公道自明有不必辯者況為國家元氣之所在又有不當辯者全國之體如是而已臣伏見近日被劾人員率皆具詞奏辯窮追深究嘵嘵自明甚者迭相排毀務求必勝其說抑或輒肆反噬欲同納之汙衊之中又有行檢素為人所不與者亦以誣枉陳情兾自追於公論畧無斂戢自

愧之心庶僚之間如同聚訟朝廷之上為之多事墮損
國體甚非所以示法導下也吾君吾相可忍坐視其至
此乎伏望皇上下詔大廷戒飭臣工務公平正大以存
心協恭和衷以趨事劾人者秉公道持正論不可挾私
以好訐被劾者顧國體略私忿不可譊詞以好辯用全
忠告之道以成雍穆之風臣死罪輒又有言陛下不以
臣不肖使之待罪言官臣不能為陛下彈壓强禦糾正
邪枉又不能振率同官正言舉職顧乃委靡隱忍甘受

人言之外侮以辱祖宗設官之盛意臣實憤憤自知不職更望皇上將臣罷黜不勝幸甚

寢楊倫職命疏

近該内官監小火者張通等因本官太監楊聰病故比照太監趙山䕃弟趙雲事例具本題請官其姪倫奉聖旨准他楊倫與做錦衣衛百戶管事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固知聰乃藩邸舊人也陛下昔者龍潛藩邸私厚於人固無不可今為天下主以天下為家天下之人皆

陛下臣顧猶可自分彼此厚薄以示不廣乎祖宗朝內
臣既歿間有寵被恩私録用弟姪者然皆賢勞著績輔
翊有功素為內外人所知敬者方始得之然亦不過一
二人以示異數初未嘗概施而濫予之也潘邸舊人在
當時人品不無賢否歷年不無淺深效勞不無大小左
右近侍足當聖意者亦不無差等其間不宜槩以舊人
一例論也夫官爵乃祖宗之定制天下之公器陛下自
當為祖宗為天下崇重而靳惜之不宜任私意往往濫

及私人也况倫以厮養之賤無戰伐功而濫授六品武職其於名器為何如以公家廪餼皆生民膏血而容倫饕餮其中其為冗濫何如且為官擇人因能授任乃國家官人之法今不論其才能可否而即使之管事豈擇人授任意耶縱使私厚舊人恐亦不宜如此也張通等代為之請是乞陞也不由該部議擬陞下特降內批與之是傳陞也陛下即位之詔已嘗痛革此類播告天下天下之所共知在先朝者俱查而革之在藩邸者又從

而與之是天下之人皆不許傳乞而藩邸之人獨可任為之岐宮中府中於二體判前日今日為兩端方自行之旋復背之失信破例天下其以陛下為何如往時趙雲准與千户安啓弊端臣等已經屢次執奏而不蒙俞允今倫襲其故智又復然矣小人得計日長月滋彼此効尤妄肆比引將來恐又不止於此此臣等所以凛凛然大懼不得已於言也伏望陛下以天下公爵待天下有功不比於匪人不溺於私愛崇重名器靳惜恩賞特

降明旨追寢楊倫廕官之命不使後人復援楊聰以為例天下幸甚若必欲其杜絶倖門更乞將趙雲官職一體追奪庶天下後世曉然知大聖人所為從善不咈改過不吝迥出尋常萬萬也

褒祀王端毅公疏

伏見已故尚書王恕原籍陝西三原縣人由進士歷任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致仕孝宗皇帝初即位詔起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又六年致仕正德三年武宗

皇帝遣使齎勅備物存問後以疾歿年九十三歲該禮
部議覆加贈特進光禄大夫左柱國太師謚端毅又遣
官諭祭造墳安葬臣愽觀近年以來全名盛福始終完
美如恕者殆不多見恕歿至今十六七年本縣搢紳大
夫及閭閻好義之士感念不忘相與鬻地建祠香火事
之歲時醵錢以供祀事臣竊惟祭法鄉先生歿而祭於
社又凡法施於民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者皆
得秩諸祀典此古先王之制也恕歷事五朝剔歷中外

幾五十年所在率多惠政民懐思之及位大臣而正色直言又為天下之所倚重中間如直指權奸而不避力捄正直而不阿威略以平襄鄖之盜仁恵以甦蘇松之饑功烈尤為表表其所論劾又有削兵權黜近侍而尸元惡大憝於朝市者德望功蹟此其略也臣固不暇一一縷數當時憲宗皇帝每見褒納而孝宗皇帝眷注尤切至於今天下搢紳大夫士皆稱誦之往往形之章奏之間是恕之當祀在朝廷合乎典禮在邦國則比鄉先

生况恕嘗為知府刺事揚州又為都御史巡撫雲南見
令二處地方俱已奏准建有祠堂顧兹三原實其生長
之區獨可無一宇以棲妥幽靈係安人心耶臣仰見我
國家褒德奬功率存故典陛下懐賢論世尤切注心凡
海内忠臣烈士俱蒙表章列諸祀典况恕駿名偉績歆
感吾人餘韻流風延流斯邑而輸虔尸祝出自人心實
有不可已焉者且祠宇雖存而名扁未蒙於宸翰祀事
雖舉而儀物未與於有司似於國家褒崇之典猶有遺

於三原也伏望陛下追念忠賢俯狥人意勑下禮部再考恕居官行已顛末倘如臣言乞賜祠堂扁額仍乞勑翰林院撰與祭文及本縣官為處置祭需每歲春秋舉祀以為定制庶忠魂歆慰於九泉而豪傑興起於百世雖恕之幸實天下臣子者大勸也臣與恕同邑甞師事恕知其為人最審且習聞邑人之念恕也故為陛下白而言之亦獻忠一事也

祛異端疏

該大學士楊廷和等上言慎選左右速停齋醮以光聖德奉聖旨覽卿等所言具見忠愛朕已知道了欽此臣仰觀聖意似未慨然賜俞者故復昧死一言之竊惟人君好尚天下趨向係焉雖發於一心之微著於幽深之地行於一時之暫然而感召手應之理形發影響之機波蕩風靡之勢蓋有不言而信不令而行不疾而速者如此雖或告戒丁寧刑罰督責無益也故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況夫奸巧貪婪之徒夤緣干進者百

計以用其心而輕儇柔媚之人乘時射利者每日以試其術二者錯布於內外而人主耳目之前則凡可欲之事背理而害治者始紛然雜進矣人主遇可欲之事或口一言焉或身一行焉譏諂面諛之人罔不亟順旨以諛其美或先意以導其行人主殆有受其欺而不自覺者是以心志為之蠱惑視聽為之眩誘彼之甘言得投於間隙之時或竊國之命或移其所好奸巧貪婪之徒得以夤緣干進焉自古人主苟非明理燭幾之聖鮮不為

其所欺矣昔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太宗正色曰魏徵勸我遠佞人我不知為誰疑是汝今果不謬宇文士及叩首謝若太宗者可謂歷代之英主而不為小人之所誑惑矣臣自去歲聞左右近侍之人有與外面宮觀革職人員陰相交結承其指授誘引陛下崇信道教致於煖殿建置老子像又令內臣誦習其書演行法事比臣即欲具言竊念陛下明聖決不為此而外人之言或出孟浪以故中止近日道路流

傳言者愈衆且謂陛下躬自臨壇焚香拜籙而大學士楊廷和等今又以之爲言臣始信陛下真有此事而人言所謂左右輕儇之人乘閒設餌以誑陛下欲爲希寵干進者之媒不誣也陛下即位已踰二載聖心堅定百無所好一旦乃復爲此臣之所未喻也臣惟孔子之道載諸六經治天下者率必由之由之則治違之則亂無之則亡未聞以佛老也佛老之教以清淨無爲爲本苦空寂寞爲宗今陛下爲天地百神及天下民物主萬幾

叢委萬物攸賴顧可清淨無為為耶抑可苦空寂寞為耶獻說陛下者或稱其導引之術或國為福利之說其所以聳動宸聽大約不過二者陛下一時不察遂以為真有益而誤信之殊不知其事已嘗歷試於漢唐宋之君往往無益祇以自欺甚或又有害焉明效大驗昭然可考陛下何不據往迹而省觀之乃復崇信之深如此也或者陛下欲為宗廟社稷及天下蒼生廣祈福利勉焉為之意固是矣但令星辰失度雨暘愆期風霾亘旬

江湖湧溢盜賊充斥死亡載道彼佛老者不能副陛下崇敬之誠為陛下禦災捍患福國庇民以佐成泰和之治則彼無靈神而不足信也陛下亦可以考矣陛下屈萬乘之尊以事異端之教自視之若無大關係也然而瀆亂大經虧損聖徳貽笑天下取譏後世實非細細者況自祖宗朝來内殿未甞有此建置陛下乃創為之可不可也今各宮好事及漢經廠番經廠西天經廠并靈濟宮顯靈宮諸處日逐俱要供給齋飯供養等物俱必

經由光禄寺造辦所費至為衆多其一切支用内府帑庫錢糧以為襯施賞賜者當又不止於此夫内府帑庫錢糧儲之本為軍國之用見今各邊鎮軍士缺少月糧有司往往告乏各處地方盜賊旱澇百姓在在告饑陛下一切吝而不與而乃為此襯施賞賜等項所浪費使羣小侈然持之誇耀於人以示得志則亦安用此帑庫積蓄為耶臣亦未見其可也祖宗設師傅保之官而處之禁密之地師導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乃

其職也令楊廷和少師也蔣冕少傅也毛紀費宏少保也皆陛下師臣也彼聞人言或及於陛下顧未得密勿論道之義乃爾登言章奏之間計亦不得已矣觀其旁引曲譬析事論理委曲詳盡激烈剴切蓋實情迫於中責切於身所以盡忠陛下也所以求舉其職也陛下漫然應之曰已知道了詞雖婉而意實乖言若親而旨則離略不見有改悟之意而許之施行此臣之所以不能不駭且疑也陛下初即位每召廷和等事必咨之而後

行令併其言置之而不聽何也彼師臣尚且如此臣屬何望焉前日因災異陛下兩勑中外文武羣臣同加修省天語丁寧至再至三而吏治民隱興利除害都要著實舉行之旨又往往形之批答之間既曰事關朕躬的朕自舉行又曰齋醮俱已停止迄今齋醮之設自若也抑又日益而月盛焉是詔旨徒事彌文舉行託之空言停止虛應故事陛下已自食言而所令反其所好矣其何責中外羣臣祇承德意而欲其著實舉行政務耶此

臣所以益信陛下受餌於左右輕儇者既深也伏望陛下清心窒欲以立天下之本稽古正學以建四方之極端其嗜好勿為小人之所偵知謹其習尚勿為異端之所揺惑上畏天戒下恤民窮速將所建佛像盡行撤毀内外齋醮俱各停止凡誦習佛老之人勒令散歸原舊各該衙門萬幾之暇惟當專一游心孔子之道涉覽大學尚書及古君臣事迹則聖心開悟樂地自多治道裨補弘益實大固不必服氅衣誦真言以從事所謂異端

之教也臣又聞内臣有周用田顒蔡秀者騆儈之才奸狡之性柔佞便捷本其所長原係罪人名下之人令復夤緣左右答應彼乃巧伺上意動中機會挾持左道熒惑聖聰凡兹所為皆其誘引盖欲陰為引用罪人立赤幟也臣於去年不揣愚妄請陛下遴選近習意正在於用等節奉聖旨宫中一應執事内臣著司禮監從公揀選謹厚老成的答應備用欽此至今司禮監官牽制私意廢格敕旨不見有所施行伏望陛下將周用等屏逐

出外勿得復留左右使為羣小引用之地其宫中答應執事人員更乞勑司禮監遵照前旨從公揀選中間但係往年罪入名下如周用等者一體俱賜遣逐庶幾拔本塞源而嘉靖太平之治可成也

乞禁濫舉將官疏

臣伏見近日各處保舉將官疏奏旁午月無虛日抑且人數太多貢舉太濫及至循名求實多不無匪人與廁其間臣竊惟將者三軍之司命國家所賴制馭彊圉之

人必其斬將搴旗有萬人之勇而後可薦出奇制變有兼人之智而後可薦敦詩書談禮樂有貫古洽今之學而後可薦昔之人有在趙而强秦不敢東向在漢而鮮卑不敢南牧者固雖非其比儔要亦可謂智勇才識者也苟得若人焉用之庶乎士卒豫附邊圉乂寧朝廷賴之以享平明之福書之薦剡夫亦不忝只今中原多故疆場有警上廑當宁宵旰之憂而側身捬髀每以選將擇帥為安中國制四方之急務故廣求薦舉之詔每下

於大廷之間盖自祖宗朝來已然矣良法美意本欲蒐收真材網羅實學使天下英雄畢集吾之彀中但薰猶異味玉石不同體凡物之情不能皆齊又有匿詐以釣名鋭始而怠成者是故知人則哲在堯舜猶或難之宜乎後人往往多失之不明也臣博覩諸臣薦疏固皆以人事陛下之義固多真實可用之才其間不無是非混淆賢不肖雜揉至有黷貨無厭淫佚無恥懦怯不振褁經敗衂昔年劾罷而復祈推用於今日他處失事而又

欲改除於此地者此類本非樂龍之參朮顧可視為蹊田之桃李乃或因其曲跽擎拳之有禮唯諾奉承之適情阿私所好槩焉而濫及之又有省祭官監生人等假稱建言輒行保舉祇欲以公家之大典為商販之奇貨不知所謂斬將搴旗者誰也出奇制變者誰也敦詩書談禮樂者誰也間有謂之儒雅者殆亦不過寬衣博帶周旋揖讓之容而已耳國家緩急之用何濟哉是何也連坐之法不行故也我祖宗立法有貢舉非人之律有

舉用有過之條而今皆莫之講每有論薦率曰應詔旨或曰遵憲綱不思秉公以為國乃惟徇私而任情致使朝廷之上名實眩真而無所底定本兵之地冊籍莫據而難於去取將帥之奇材異畧之士疆埸多羽書烽煙之警其獘皆原於此昔李克論卜相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臣謂此言非特可以卜相雖以之卜將亦可也雖以之卜諸臣工亦可也今日連坐之法固

難卒行然人之情偽每自相感而事物善惡必以類分
苟因其舉人者以察其所舉之人或因其所舉之人以
考夫舉人者率如李克之言然後稽其是非以定其賢
否黜罰隨以加焉拔本塞源則亦庶乎可行也伏望陛
下勑内外官員非各處緊急缺人及非有地方責任并
省祭官監生人等俱當自避嫌疑勿得輕易保舉將官
其相應保舉者必求智勇兼備閭望素著之人而後具
實上聞勿得一概濫及匪人及員缺之外人數冗濫再

乞勑吏部訪察舉主定擬賢否或有濫舉即行黜罰臣再有愚見敢茲瀆陳各處將官必久任而上下安之所謂將知士意士識將心是已况山川之阨塞敵勢之强弱人情之勇怯地方之虛實尤必以久而後諳知豈可數易屢遷視為傳舍使賢者因之生因循玩日之心不才者假之遂覬覦避罪之意昔李牧守代郡李漢超在關南趙賛主延安皆十數年倚如長城臣之愚見盖亦如此更望陛下將各邊將官率責之久任成功勿得輕

易遷轉其被劾官員已經革黜者查係犯贓及行止有虧失事重大人數終身勿復起用見在者必俟其事明論定徐為去留亦勿得先事遷轉使得遂其奸避則人知警畏而邊方有頼矣

論王邦奇等七次奏辯罪狀

近日錦衣衛左千户等所鑾輿等司旗校王邦奇等第七次奏辯意圖復官已經臣本科叅駁去後臣竊惟詔旨不可不信紀綱不可不振法度不可不行昔朝廷大

體所關治亂攸係恐陛下未之悉察故茲瀆陳查得先
奉詔書內一欵正德元年以後各衙門官軍旗校人等
緝捕妖言奸細并不係臨陣對敵强賊一應陞授職役
者通行查革欽此又一欵節云抗違妄奏者問發邊衛
充軍欽此及經科道部衛等官查明具題奉聖旨是這
冒濫人員既會同清查明白并其餘事情該部都看了
來說欽此續該兵部覆題奉聖旨是各該官員旗後都
依擬查革中間係職官革盡職級的還與他冠帶閑住

被革人員滕朧奏辯的你部裏及該科參奏重治欽此後因錦衣衛右所副千戶楊忠奏辯該兵部參覆奉聖旨是楊忠抗違詔旨滕朧妄奏法司提了問欽此又因錦衣衛衣中等千戶所千百戶總小旗劉鑽等奏辯該兵部參覆奉聖旨你部裏說的是但係弘治十八年以前陞授職級都照舊不動正德元年以後陞授的盡行查革不許再來奏擾劉鑽等饒他欽此今邦奇等俱係官軍旗校在正德元年以後緝捕而陞官正詔書相應

查革之人中間雖或亦有事情真實者殆亦不過一二而今皆不可考難與辯理亦在所不必論也是何也蓋以正德年間國柄潛移權倖用事祖宗之制度朝廷之紀綱蕩廢殆盡以致奸邪小人憑依城社大肆貪緣牽皆納賄以求官計日而遷秩下至販夫貫子廝養僕隸無不為之無不遂意名器為之大壞紀綱日以決裂比時雖彼儕輩之人亦以為濫而知後來不能安享也陛下昔在藩邸知之亦稔幸而天佑我明歷數有歸陛下

即位之初湔刷垢敝克復舊章冠帶之途天下方喜於廓清不意於邦奇等之奏復有看了來說之旨臣固知邦奇等平日榮冒官資紆拖朱紫出入炫燿意氣揚揚一旦革之使之索然情固不能無快快然既有明旨還與之冠帶閑住則亦可以安命知止矣若必欲復官則奉有正德元年以後通行查革之詔累奉依擬查革及盡行查革之旨理不可行法不可行朝廷之體統亦不可行凡玆舉朝大小臣工孰敢犯天下清議甘萬世重

譏奮然自任再開倖門以復邦奇等之官以蹈抗違詔旨變亂成法之大罪乎邦奇等本以緝捕得官臣即其事論之十五六年閒羅織鍛錬無辜而死者不知其數抑有罪人雖死而向不知何事者有人心者無不痛心邦奇等試揣於心亦當自知也殺人以求富貴在天理以為何如今乃不自悔訟復爾譸其讐怨之口極為詆詈之言恣其兇悍之性欲為報復之計肆無忌憚至於此極古人有言敬近臣為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亦

皆所以敬君也今科道等官實陛下左右之官是近臣也銜陛下命往理其事乃王人陛下之命使也邦奇等視之曾陛下畜產之不若而叱詈之屢加漢法所謂大不敬何大於此其所攀比之人又皆一偏之見殊不知各人之事迹不同詔書之條格嚴密官司之冊籍詳明不入於此則入於彼應革應留據實可見非惟不敢容私殆雖有私亦不能容也且法者原於天道制於祖宗主於陛下而奉行於百官今天下事非一端奉陛下法

治事者非一人審使邦奇等之奸計得遂市虎之流言成真則百官臨事皆將有所觀望而畏縮規避孰肯為陛下任事怨乎況累奉詔旨一則曰抗違妄奏者發邊衛充軍一則曰朦朧奏辯的參奏重治一則曰不許再有奏擾而大明律及見行事例又有摭拾勘問官員者民發口外軍發極邊衛分之條今邦奇等七次奏辯不知於詔書於律例何如也臣該科雖嘗累行參駁而不知復有引詔旨據律例奏請論之如法如往日之治楊

忠者則邦奇等之不悛亦宜也今天下奸人潛匿蠧政

屏息世道清明者賴有此即位一詔為之隄防耳臣等

之所以謹守而不敢苟邀人心緘默不言者亦以此也

此焉一决則奔潰四出汎濫滔天陛下大事去矣臣待

罪該科已奉有明旨許臣叅奏况又親見此輩牽朋引

類以搖奪國是敗壞國體抗違詔書摭拾勘官臣大懼

世道之下陵上替紀綱之日壞月廢朝不信道工不信

度關係天下治亂也不細彼科道部衛區區數臣固不

足惜也伏望陛下獨奮乾綱大張雄斷勅下法司將為首王邦奇遵照詔旨從重發遣以為衆戒仍追究代寫奏本之人照例治罪庶朝廷不失信而百官得以展布供職也

永福長公主禮制疏

臣竊見禮部題永福長公主七月二十六日行嫁臣聞之禮在室孫女為祖父母期永福長公主於孝惠皇太后為在室孫女今服制未滿孝惠皇太后几筵未徹行

嫁則釋服而從吉其辭几筵也亦用吉臣謂於禮不合

臣謹按唐高宗之妹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奏以

永徽元年秋成昏時太宗之服未除于志寧以為不可

告於高宗曰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喪畢

高宗從之夫女於父母孫女於祖父母名義稍不同其

為尊親一也三年之喪與期之喪輕重稍不同其日月

之不可增減一也高宗能以禮處其妹陛下獨不能以

禮處其姊乎三年之喪至遠矣高宗能待之今去期直

數月耳陛下獨不能待之乎且民間期喪猶停嫁婚況聖人以禮治天下為百世法者乎臣不欲聖朝有一闕事請俟喪畢然後成禮亦未為晚臣又見禮部儀注駙馬見公主行四拜禮公主坐受兩拜駙馬雖賤夫也公主雖貴婦也夫屈於婦逆陰陽位亦於禮未善至於見姑舅之禮又未開具如何并乞勑下禮部更議臣不勝拳拳之望

停國戚張鶴齡等恩典疏

昨見吏部奉勑皇親太師壽寧侯張鶴齡進封昌國公慶陽伯夏臣加太子太保欽此又奉勑都督同知陳萬言進封伯爵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欽此又該司禮監太監張欽傳奉聖旨都督同知陳萬言男陳紹祖與做尚寶司司丞欽此又該傳奉聖旨舍人蔣泰蔣清蔣袒俱與做正千戶吳振武受俱百戶欽此臣聞命錯愕甚有不安於心者竊惟祿以報德爵以報功天地之常經先王之大法祖宗之定制不可易也易則濫濫則賤賤則無

以收斂人心砥礪世道陛下纘祖宗大統為天下義主當以爵祿為公天下之具以待天下有才德之人不宜私恩外家而濫施妄予以隳祖宗天下之法制鶴齡等無間闕百戰功非俊傑九德士徒以椒房之親重荷恩寵富貴已極名位已盛今無上事復加崇階一日之間徧及四氏封公者一人封伯者一人進官階者一人授六品文職者一人五品武職者三人六品武職者二人不惟寵賚頻仍爵賞橫濫抑且私厚戚屬輕用王章臣

竊為陛下不取也萬言新聯國戚列佐督府循之舊例進封以伯固有可諉臣猶嫌於太驟鶴齡等果何謂耶若以為母之恩罔極陛下之孝未盡則去歲之詔覃恩已至今茲之予又似無名縱使鶴齡等有積勞於國家則論功行賞亦止宜於一行豈可去年降一勑今年又降一勑去年加官今年又加官洪恩過寵頻頒疊見以瀆以僭至於如此然則何時可止也吳振武受又出異姓臣不知為何人今皆曲緣私恩一槩濫被輕授無度

實啓傳陛之厲階何以壓塞人言防杜僥倖臣所以不能不駭且惜也且公之與伯上爵也五品六品文武官階重職也封拜大事也陛下不謀之輔弼大臣輒自内降手勑率易行之揆之事理殊為未安況天恩不可以頻假上爵豈容以輕授祖訓昭然法制具在陛下又似不宜任情率易行之也夫富貴忌於太盈功名嫌於過盛造化消息盈虛之理有一定而不可誣者是以漢唐宋賢君往往慎重公賞抑絶私恩而不肯少假借外戚

其外戚之知道理識時勢者亦或守謙讓戒盈滿而不敢少憑藉公家用是上下共成保全之道而為善處富貴之人書之簡冊於今有光臣方以堯舜望陛下顧今所為又似戾於漢唐宋賢君遠甚使天下得而私相非議後世得而横加指評臣所以為陛下甚惜者以此況今各處盜賊縱横生靈糜爛饑饉連亘道殣枕藉而南京之所奏報又有不忍聽者陛下曾不少動於中而存心於宵旰顧惟拳拳戚畹而數數累畢乎恩澤臣恐天

下以陛下無意於斯民而祇知有外氏其害非細細也臣所以為陛下甚惜者又以此伏望陛下以天下為家以萬民為念以義制事以禮制情遵祖宗慎守名器之訓謹戚屬驕僭禮制之防俯納臣言將前項恩典暫為停止徐俟他日再圖議行庶賜賚有名官爵不濫陛下不失守文之盛德戚畹得全知足之令名臣之此言非敢薄於陛下之所親自顧備員言路封駁乃其典守覩此事理之或舛實有不能恝然於心者抑懼天下後世

之議及臣也是以昧死上聞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停司禮監請乞疏

近該司禮監右監丞閻綬等題為已故司禮監太監張淮弟張銘姪張琦張琋及閻欽等乞討官職及見任管事奉聖旨張銘准南鎮撫司管事其餘罷該部知道欽此臣等竊見淮以閹閽之子入侍帷幄榮冒蟒玉叨官司禮雖有奔走之勤殆亦職分當然槩其平生寵榮殊未足以報稱況當陛下繼統而覃詔推恩已嘗官銘為

指揮同知令淮既死又錫之葬祭若復用銘不無失之濫繁往日太監趙山楊聰等死其發送諸内臣為其弟姪乞官臣等執奏論其不可不蒙俞允然彼皆藩邸舊人既獲從龍之幸或荷非常之恩事偶可以一行固亦妨於聖治不意今日遂以為例一概踵而行之是何也臣等據法之言既不見信而彼狥私之請得以肆行故耳夫朝廷用人本以辦集事務苟不問其人之才不才乃惟念其私故輒委之事其不至於僨敗者鮮矣鎮撫

乃機密之司尤當用人於推選而朝廷於機密之事豈宜以人而嘗試臣等昨嘗略見銘之為人禮度且猶不知於事何能辨集設若他日有所僨敗則陛下事也皆於事體有乖治道傷損甚非執物慁世之意再照司禮監右監丞閻綏職名司禮顧不能守禮以贊成陛下維新之政乃棄禮任情為人乞官使陛下蹈濫賞妄施之過舉官署有倖位僨事之匪人設心不臧曷堪委任若係追念昔為張淮之門下則豈宜以朝廷之公物為報

復之私圖名枉啟濫是謂不忠他或有所利而為之則又豈宜假朝廷之恩典為私門之商販賣公狥利是謂無恥其稱淮之墳塋離京寫遠須得親人往來照管聽其言似是究其理則非然照管墳塋銘係親弟亦即可以自便似不係於官之管事與否又本後開寫乞官人數頗為衆多而閤欽本非淮之族屬實與綬之姓氏相同中間尤可疑惑且各名之下輒自注擬官職事屬專擅似不知恩典出自朝廷典守各有攸司怙寵擅權市

恩罔利皆大不可賴陛下聖明止許張銘管事其餘俱已報罷臣仰賛聖德無任喜忭但張銘管事尤非祖宗軍政推選之舊法聖賢因能授任之明訓臣等待罪該科不得不又為言之也伏望陛下慎重公賞抑絕私情俯納瞽言追寢張銘管事之成命仍將閻綬薄示懲責以為後戒臣又聞行事必先申命明罰所以勑法不塞其源不足以止其流不懲夫一不足以戒夫百更乞勑司禮監通行戒諭各監局官俱要同心協力守法奉公

不可代人乞討陞官管事等項恩澤以貪圖利益自壞行止則幸甚

論國戚張延齡等罪狀

訪得建昌侯張延齡被宛平縣民孫銘奏訴强占地土等不法事五次投匭而法司不敢理論延齡擅自差人前往法司門首將銘捉挐至家鎖拘馬房内者五日銘妻又嘗將情抱奏而法司亦不聞有所施行延齡又將銘責打二十而後疎放去訖似此恃負驕恣妨國害民

臣恐陛下深居九重未之或知也近日皇親功臣轉相
效尤大率皆是如此又如定國公徐光祚本以癲癇病
夫騃惷已甚而伊弟所謂三公子者每下鄉邑擅坐轎
乘擅著蟒衣擅住公館擅接詞訟擅出告示擅用刑杖
作威作福違禮違法不可疏舉而玉田伯家昌化伯家
亦每代人追討錢債貪圖賄賂妄生事端羅織平人經
月拘囚私自拷訊聲勢張皇道路側目恐非諸皇親功
臣之福亦非宗廟社稷之利陛下為天下軍民之主而

實賴天下軍民以立國今視諸皇親功臣違法害人而不與之作主則軍民受害者將復赴愬於誰萬一日久勢迫民怨心離陛下又將何以立國延齡等已為富貴之極而不務求持盈守成之道乃貪婪貨利無有止足恣意妄為驕横不法如此似不知有朝廷而畏法度也由今觀之則我太祖之待功臣漢文帝之處薄昭皆不可謂之少恩而諸皇親功臣之事陛下亦不可謂之守禮陛下之御諸皇親功臣亦或過於厚矣陛下固云念

其親親之情世功之冑然民惟邦本之義獨不當念而惜之乎今小民受害而無所控訴法官畏縮而不敢究理以致諸氏之驕恣日甚民日不堪陛下曾不少爲動心而略加詰責若縱之然者非計之得也正德年間雖是權奸用事而諸皇親功臣猶知畏罪自戢顧亦不聞有此今陛下聖明在上而延齡等乃至如此之甚是何也臣死罪竊以爲陛下姑息太過威令不行致然耳伏望陛下重惟祖宗洪業之難創億兆人心之易失閭閻

生計之至微勲戚富貴之已盛常以義而制情不狥恩而掩義申勑戒諭痛賜裁抑務使諸皇親功臣皆知敦尚儉素恪崇謙恭各守禮法各保富貴不可縱其輕自恣肆冒犯憲典以貽後悔其所奏建昌侯定國公事情仍乞勑法司通為究理倘得其情皆置之法庶威令得以彰明貴戚知所斂戢不徒小民之幸而亦諸貴戚保全富貴之幸也

停止織造疏

先該內織染局署局事御用監太監刁永等題請差官

蘇杭等處織造工部執奏以為不可反復辯論殆千餘

言盖據時勢而極言之事理儘為詳盡不圖聖意竟莫

之回而有差內臣二員提督之旨此事關係聖政之得

失生民之忻戚世道之治忽臣不得不昧死一陳其愚

陛下登極之初已將各處新添差出內官盡數取回聖

明洞見萬里或知其為地方生民之害也天下方蒙更

生之福不勝喜幸迄今日月幾何而乃復有此差官之

旨何前日知其害人而停止令復不慮其害人而允其請乎見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殍殣載道而南直隸一帶災傷尤甚為今之計正宜加意存恤尚猶恐其無濟矧可又加之以征科朘剝之擾耶陛下每遇各處撫臣奏報災傷之大府部臺諫疏論救濟之方累降明旨發內帑減徵派諄諄戒諭皆欲其加意存恤務使民沾實惠似此所行則是一面差官賑濟一面差官科害所謂實恵者何有存恤者何如也明旨所許雖止蘇松然獘

源一開倖門再啟干用謀利之人遂以為例浸淫之勢
決不可復止則陜西之羊絨江西之燒造與凡買辦採
辦管庄管店之類或亦在所不免矣今天下地方大半
多盜而陜西重鎮已經外敵之所殘擾民或死於饑餓
之間鋒鏑之下者餘已無幾呻吟之聲疾蹙之狀已是
遍滿閭閻何以復堪乎此臣恐窮民之無告者或遂至
於反秩而不逞上梗聖化噬臍何益夏間風聞浙江鎮
守太監梁瑶指稱進貢差人私齎寶貨滿載舳艫前來

打點意圖帶管織造比時給事中章僑預以為言正欲逆閉其途繞延數月而太監刁永果有此請梁珏當倭賊搆亂之際不聞出謀設策以靖地方乃惟汲汲營幹圖管織造究其心蓋止知謀利而不知謀國止知愛身而不知愛朝廷陛下試詳察之彼果何如人也梁珏之營幹雖因章僑之言而暫止然實啓其端矣自後賄託左右夤縁宫掖以圖委用者皆由此以施其引伸疏瀋之術致令差官之命竟爾必出而莫之挽回臣按珏之

擅啟弊端違格詔書為陛下斂衆怨為朝廷生厲階誤
國殃民背公徇利罪可斬也伏望陛下常懷民惟邦本
之心重念民窮盜起之義所有差官提督之命速賜追
寢俟後歲時豐稔人民充足再為議行仍將梁珤取回
究治以杜貪緣則生民幸甚臣亦幸甚

勘地方賊情疏

先該福建鎮巡等官徐州等勘報過漳州等處流賊攻
刼殺擄并官軍斬獲緣由前來已經兵部又據莆田縣

被害民人詹與良奏稱彼處衛司不行剿捕致賊猖獗大肆荼毒等情看得中間情辭各異其他隱敝尚多不無追究未盡遽難定奪欲再轉行彼處巡按衙門覆勘等因覆題奉聖旨是各該官員功罪并陣亡死節等項事情著巡按御史從公查勘務見明白來說賊起去處失事情由還著廣東鎮巡官上緊勘明具奏欽此臣惟前項盜賊攻刼鄉邑焚燒室廬搶擄民人汚餞婦女拒敵軍兵殺戮官吏甚至殺人祭旗剝皮分屍剖腹取胎

流毒三郡貽害兩省備極慘酷人皆憤怨盖不獨詹與良一人言之其鄉人聽選官陳文逵及給事中等官鄭一鵬等幾二十人皆嘗連名具奏彼皆土著居人身親睹記所見必真所言可信其稱賊在附城劄營二十餘日衛司坐視不顧任其歌彈飲酒從容刼殺給票買物明報官司准令供應又稱忽聞賊至都司先已遁去次日方知所在軍出涵頭偶聞風吹於兵仗有聲指揮以下返奔入城官軍未嘗與交一矢止有民兵屢戰被殺

約有五百餘人典史汝艮中箭而死檢校嚴簡被擄贖回等項情節與臣所聞大略相同及觀彼處鄉人所撰癸未録者紀載彼時事情尤為詳備其與彼處官司之所勘報十無二三該部欲行覆勘葢已洞燭其弊但彼處官員既經查勘回奏豈肯再有異詞自為先後矛盾況彼俱係待罪人員未免回護遮掩秪事虛文搪塞以致鬱閭閻之憤失綜覈之實遂僥倖之心傷公平之治深為未便合無照依勘處倭寇事例再煩勑旨選差給

事中一員前去將彼先次勘報并詹與良等各奏事情逐一查勘務見明白其廣東賊起去處失事情由亦令差去給事中一併勘保具實奏聞臣之此言非過為是刻薄也比見近年各處盜賊繁多率皆起於細小彼處守土官員既不設法捕處又不及早申報勢已釀成專事隱蔽擁兵自衛安坐傍觀聞賊在前惟擇善地而遠守與賊對壘乃先望風以奔遁大有喪敗則減百而為十又假為被傷之名稍或捕獲則張百以成千又多係

冒報之數及被查勘率復遷延動經二三年間傳歷一二人手俟其日久時易心懈事緩方行掇拾冀以塞命中間又以遷官去任為解功罪掩贖為詞以致賞多濫恩罰不及罪法令不行人心玩愒延傳此弊已非一朝往日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勘報事情大率皆是如此臣所以信令日詹與良之言不誣也臣又聞近日山東盜賊復起河南嘯聚已踰千人廬鳳地方見有奏報而湖廣諸郡在在生發以臣觀之皆非細故使非朝廷及早

厲法度明賞罰大加振作於上臣恐人心無所警畏政令日就廢弛各處守土官員蹈襲宿弊背事苟免天下之患未易止息用是拳拳不避塵瀆謹以愚見冒死上陳

勘邊官失事疏

昨該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右副都御史孟春并總兵官署都督同知馬永鎮守御馬監太監李能各為瞭報邊情斬獲犯邊敵人首級等事題本到科節開嘉靖二年

十二月十一日石嶺兒地方被敵射死軍人仲白錦等六名被傷官軍指揮常端等一十七員名陣失并射死戰馬七十一匹神鎗二把神箭一十六枝擄去小廝韓和尚等四名及稱叅將朱卿射傷左手等因臣查得先該巡按直隷監察御史盧瓊為大舉敵人入寇官軍奮勇對敵等事已於本年正月初四日具題外與今鎮巡總兵等官孟春等正月二十九日之所奏報已是遲延二十五日距彼失事之期實隔越四十九日軍民被其

殺擄戰馬以之失去叅將因之中傷事情儘為重大不應延遲如此又各官奏報不曽開有斬獲首級亦不應類積先後功次混同具題致難稽考其被殺擄并失去軍民馬匹等項恐不止開報之數被傷官軍恐俱是死亡之人臣風聞彼處地方自去歳九月以來失事又不止此一次軍民受害十分残擾凡此皆受欺敝合當查究再照薊州鎮守等處總兵官署都督同知馬永先嘗納賄權奸以致用令又專事謟諛以求容不飭邉防載

啓外隙分守燕河營叅將朱卿素患癲疾挾勢凌人大遭挫衂損軍僨事此二將者公議久已不平重鎮豈堪寄委如蒙乞勑兵部先將馬永朱卿革回待罪備行巡按衙門查勘失事及稽遲情節俟其回奏果該是實仍將馬永朱卿并鎮巡等官照依律例通賜究治庶各鎮人心知警而威武可以振舉也

欽定四庫全書

玉坡奏議卷四

明 張原 撰

乞養病疏

臣猥蒙聖恩置諸言路遇事不能知要雖言不能中倫上無以啓格聖聰下無以裨補時事朝夕徒爾尸素心身實不自安近於三月以來痰火壅盛心神怔忡腿膝腫疼行履跛曳不能以供事愈切懷慙如蒙聖恩放臣

回籍自行請醫調理庶臣固莫盡許國以身之忠猶或得知難而退之義為此具本令義男張闕抱齎謹具奏聞

留吏部尚書喬宇疏

昨者吏部尚書喬宇稱疾乞休遽蒙陛下特賜允俞臣愚為國惜才之意竊大不以為然喬宇純誠清慎有大臣之德靖共明敏有大臣之才寛洪簡諒有大臣之度況其年未七十禮亦未可以致仕陛下何為而遽聽其

請也人惟求舊古先格言陛下於此亦未之思也且國家之於賢才儲養於二十年之前以備一旦之用中間體察覈驗以求必得其真者君心之勞於求賢亦云已甚今陛下於祖宗二三十年儲養之人才乃爾易易去之略不經意臣愚以為計亦疏矣況近日大臣相繼辭去老成典刑消謝殆盡非國之福也以此傳之天下後世甚非聖朝之美談傳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夫有仁賢而不信尚謂之空國況不使之立於其國耶此實天

下治亂所關其害非細惟陛下念之勿以舊臣為不可用勿以新進為必可用再加酌議亟賜改圖則幸甚

在告極論朝事疏

臣近以灼艾在告聞科道等官交章劾論主事桂萼張聰等之邪佞皆未見陛下有所指揮臣竊憂懣不知所以呻吟之餘謹昧死輒以萼等所以固守前説必欲求勝之意與科道等官極言舉劾不欲與之竝立之故為陛下備言之為萼等者固自知變置宗廟詆毀詔書離

間宮闈誹排大臣搖亂國是罪在不原然業既為之辟之騎虎難下益復固守前說猶冀可以富貴一時是即鄧綰只知好官桓溫不避遺臭之類耳宜其大言橫恣愈無忌憚而不肯已也為科道官者亦固知聖志已定天威方赫雷霆之下無不摧折渙汗之餘豈容撓阻顧以邪說橫流奸人干進國之安危係焉比之亂臣賊子其迹雖隱以微而害實大且烈恐陛下一時不察誤中其餌使奸邪之計萬一得行而伯考之說竟或改稱人

心洶洶為是之偲所以連章累牘紛紛不已逆鱗犯諱亦有不暇計者臣嘗念之人心非特在廷之臣以之為然雖下至閭閻匹夫亦皆以為然也此可見孝宗皇帝深仁厚澤洽被人心人心無不延頸偲欲為孝宗死者科道官特因人心而述道之耳况其職守所係公議所關亦宜其抗言執奏愈見激發而不敢已也蕚等既已被名至京師縉紳大夫皆不與之立談彼豈無一鄉黨朋友素相親厚往來者哉聞其日所造接祇皆先年罷

輩不得志之人幸災樂禍之輩每語若人曰吾已得君矣吾言已見信矣吾行將柄用矣吾當進退百官變置法制矣肆行胸臆謬爲大言以欺人如此尤可深惡而痛恨也新進小人曲學阿世纔得陛下假借以顏色輒爾矜大衒耀若自不能堪者其器局狹隘識趣卑陋甚矣他又且不論也陛下亦嘗知之否乎今陛下於蓐等所奏一切留置於内廷其諸科道官之論列每漫應之曰該衙門知道然聖意叵測而國是無所底定以致人

心愈自激發而言或傷於煩聖心愈見堅執而聽或至於厭葢亦無怪其然也何也大禮已行於往時明詔已布於天下聖孝篤純萬萬無復改易之理此但陛下自知之耳天門九重外人不得而知也夫人不見知而致疑上不明言以示信馴至内外沮惑君臣乖睽所謂上下不交而庶事叢脞也其將何以為天下臣所以憂懣而不能已於言者大率為此陛下為天下計曷不降勑大廷徧諭羣臣備述明詔已頒大禮已定以示再無更

改之意其桂萼等亦宜早賜處分遣之回還仍就舊列

則人心以安人言以息國是以定實宗社無疆之休

王坡奏議卷四

玉坡奏議卷五

明 張原 撰

殘惡將臣疏

竊見原闕本以閥閲世家承襲伯爵顧乃沉湎乎紈綺之故習自棄於市井之無賴庸劣無才實非統帥之器蕩遊不檢大須家世之風淆漬閨門行同狗彘每自假借乎文義動欲依附於儒生剽勦門客之緒餘

緣飾見聞之譾陋累陳戎務巧釣時名探其緼囊空空無物昔趙括知讀書傳而不知合變卒無救於長平之坑房琯言事慷慨而祖尚浮誇竟不補於陳濤之戰大言無實從古為然乃若斯人尤非其比顧其言論豈足信諶臣訪得近於正月間手自格殺其子闕當日送出燒毀夫父子之間天倫至親禽獸之愚尚知哺呴其子闕亦人也一旦忍而殺之縱使闕不肖闕亦不宜至此似此夷倫敗俗悖理滅天闕尚得為有人心者乎

即令道路之間口語籍籍相傳唾罵詡為怪事臣愚以為聖明之世輦轂之下不宜容此無人心之人況可使之侍左右之地居統御之位邪載推其意則如孔子所謂是可忍孰不可忍者 闕 將無所不至安望其推親親仁民之心以優恤軍事攄資父事君之忠以報稱朝廷也伏望陛下昭示典法儆於有位先將 闕 特賜革黜再乞勑下兵部密加訪察如果人言不謬更宜付之有司議之於法庶不道之人無所容於天地間而清談之

士不至誤天下事

巡撫憲臣貪暴不職疏

臣訪得巡撫四川都御史闕為人便給賦性剛愎厚貌深情盜名欺世所在之處皆有穢聲自入仕途一無善政陰而賊物暴以濟貪廣置牙爪恣行漁獵巧立名目百計營求七府之利檢括不遺三川之民搜索殆盡怨聲載道民生不堪近該御史楊材劾其信任指揮等官出入經營有二都爺之號騷擾省城商賈强抑買

貨有畏太監之名虐害屬官而羅織百端竟欲其稱貸以足賄改徵折色而加耗侵取卒致於収斂以倍前出錢遍及於軍丁科銀每稱乎修補他如先任巡視浙江漁獵不免於屠家任應天府丞納賄自擬於糧長兵備江西則縱强賊行刼而苞苴時行辱知縣鎖項而經旬細打彼楊材巡按其地有見必真與臣所聞大略不異夫都御史大臣也巡撫大任也四川大鎮也陛下託闕以西事闕不能仰體聖意專事拊循乃爾罔上營

私害民蠹政無所顧忌一至於此此即古之所謂民賊
先王之所必誅者也豈陛下慎選維良責成共理意耶
況今四川地方凋瘵已極民不聊生窮迫致變理所必
有且去歲闕

疏薦方面屬僚自布政使而下以賢能
稱者凡八人比臣聞之士林頗有疵議或謂其狗賄賂
之私請或謂其酬經營之故情責實指名每加非笑其
間協人望者纔一二耳既而吏部考察其四人皆以不
謹罷軟栄被黜退古人觀人達視其所舉則闕

為人

從可知已大臣以人事君之義似不如此律之以法亦當連坐況可任之久於其位而使之妨賢病國耶伏望特敕吏部將闕早賜罷黜以慰蜀人倒懸延頸之望以昭朝廷為民設官之意臣比見近日被劾大臣雖顯然犯公議者陛下不肯直言斥去率皆諭之自陳是固優禮之意然而罪大過多如闕之當黜者王法之所不宥人心之所切齒又不可一律言也更望陛下亟賜剛斷不必令之自陳庶在位之人賢者知所畏而不肖

者有所懲天下生民幸甚

早辯奸佞以正人心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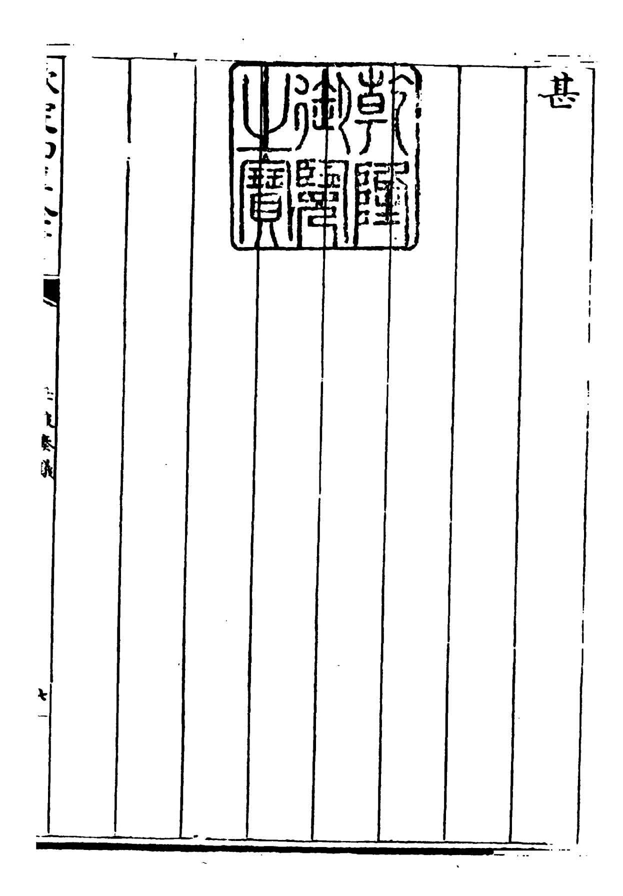
臣聞人君之禮臣也莫闇於臣其所教人臣之事君也莫奸於投其所好自古治天下者用人聽言皆自以為獨斷於吾心之公他人莫得而與也殊不知天下之人陰伺而黙試之日夜矻矻無所不用其心盖必有先意承廸而投其所好者矣人君一或不能以道義力制其心則亦將取其適耳喜其不逆於心而必有臣其所教

者矣臣其所教則直言忠諫之士日以遠投其所好則希寵行險之心日以滋二者之勢雖若懸異而胎禍階亂實以相成所以聖帝明王必先辯其心術之微而逆制於童牿之時忠臣義士為之扼腕痛恨正言亟攻惟恐人君誤中其餌而載胥及溺也昨者南京右都御史闕投進集羣議以定大禮奏疏臣嘗取而讀之不覺扼腕拊膺而痛恨入心之日壞也今大禮已成臣不敢他有異議至於闕心術之微行險希寵而投其所

好者臣不得不推原其意為陛下言之夫大禮之議為日已久固闕所知也桂蕚等倡為邪說以奸大禮上誣天子下侮羣臣得罪祖宗貽羞名教大小臣工方將指之為奸為佞為邪為妖不欲與之並立於朝亦闕所知也今闕唉其殘澀和其餘吠首鼠兩端遷就其說承訛襲謬甘附後尾既無顧忌又無愧恥意果何為者也彼見桂蕚等攘臂獻諛已為陛下之所名用殆於此亦垂涎焉然又不敢明犯公議顯然附之盖亦所謂

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計耳小人之心乗時射利不殊於販夫鬻婦之為大約不過如此臣恐此風不殄而上下效尤得志者衆而聖化益蠹陛下不可不察而亟為之處也況其論薦之人如劉績如劉武臣者邪僻無賴素為士林之所不齒則其肆横胸臆賣直市恩引用兇邪植黨助逆罪又不可掩矣臣又按闕為人偏抝行事乖詭好訐以傾人務外而自用飾詐矯偽常懷人取我與之心欺世盗名久熟陰為陽掩之術敭歷中外

存濟膴官率有穢聞曾無善政臣嘗見主事霍韜貽闕私書備其平生極其醜詆見令傳播為人笑談使闕頗知自愛當亦俯首厚顔決不敢廁縉紳以玷清班顧猶肯嘵嘵然依人而鳴如此也昔孔子誅少正卯而數之曰居處足以撮徒成黨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强禦足以反是獨立乃人之奸雄也不可以不除今闕於此數者蓋兼有之實孔子之所不容誅者臣請陛下亟早除之特賜罷斥以息邪說以正人心以杜後獘則幸



甚

玉坡奏議卷五